



秦腔历史剧

女昭君

三意社演出本

長安書店出版

前　　言

“娄昭君”是我社傳統劇目之一。內容描述以南北朝時，渤海世家女娄昭君的卓識遠見，抗拒其父娄內干為她選擇富貴夫婿，與身为士卒，穷途潦倒的高歡一見傾心，而終於結為夫妻，并在其鼓勵下，使高歡發奮成名，澄清變亂為主。穿插以元魏胡太后的專權荒淫，毒死親子親孫，灭絕人性，直至六鎮叛變，萬眾离心，及爾朱榮、高歡等興兵清除君側，勘平禍亂等情节為副綫，借以揭露統治王朝的殘酷毒辣。但原劇冗場及一些庸俗情节過多，显得不够集中簡練，現在連同其中不健康的情节和詞句，一并加以修改，以供演唱材料需要。不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三意社艺委会

一九五九·十·十·

場 次

馬園計詔諱宮殿令山難兵逆亂

降游定修进逼哭傳燒逃发擒平

第十四場
第十五場
第十六場
第十七場
第十八場
第十九場
第廿一場
第廿二場
第廿三場
第廿四場
第廿五場
第廿六場

征亂諫諫婢媒婚富婚將喜諫夫

應避进拒遣說拒夸許請賀路効

場

第十三第十二第十一第十
九第十八第十七第十六第十五

物

(正生)
(小旦)
(武小生)

順后昭周貴景子軌勝軍环童院軍侍卫卒

神拔、軌勝軍環童院軍侍卫卒

元戶部杜工部太李賀中郎喜家中內校兵

(老 生) (老 旦) (武小生) (須 生) (老 旦) (小 旦) (花 旦) (小 生) (末) (二 净) (丑 生) (丑) (小 生) (青 旦) (丑) (丑)

八

樹氏歡長干氏君春王惠隆儼紇帝后媯奴
一內李昭樂普世朱明太

妻昭君。

第一場 應征

高树：（念引）父子含冤戍塞北，弟兄漂泊各西东。
（坐念詩）飄零异地叹簪纓。万里投荒奉父行。
最是伤心悲失怙，何年扶襯返备城。

（白）老汉高树，原籍渤海备城人氏，祖父官拜本朝左将军，先君苦讀詩書，官拜治书御史，賦性忠直，被人讒害，流充怀朔戍卒，到此三載郁郁而亡，丟我兄弟三人，因貧离散，老汉独居北道村中，原配韓氏所生一子取名高欢，年已二十，讀書习武，器識超群，乡里人人称赞，現因狂敌犯境，平城征調戍卒，欢儿当去应役，不免喚出夫人問她可曾預备衣服行囊？夫人走來。

赵氏：（上念）慈母手中綫，游子身上衣。
（坐白）官人何事呼喚？

高树：欢儿去奔平城，行囊可曾齐备？

赵氏：均已齐备。

高树：喚他前來。

赵氏：高欢走來。

高欢：（上念）万金宝劍藏秋水，滿腹經綸待春雷。
（白）正在后院観書，耳听母亲呼喚，上前去見。
拜見爹爹母亲。（拜介）

高树：我儿一旁坐了。

高欢：孩儿謝坐。

高树：只因我儿要去平城应役，你母已将衣物等件預备停妥，今乃吉日，就要起程，但你初次从軍在外，一

切須要謹慎，免父耽心了！（唱搖板）

我的几年虽壯未离膝下，平素間也知你沉靜可嘉。
只因你初从軍父心牵挂，儿应知咱家貧我兩鬢白发。

高 欢：哎！爹爹呀！（接唱）

征兵事为的是保卫地面，好男儿为国家远戍边关。
虽然說父母在不可游远，那平城距北道朝去夕还。

（白）二老放心，那平城乃是我朝旧都，征兵原为
保卫地面，我軍已有准备，狂敌不久可退，儿那时
就回家来了！（唱原板）

望二老放宽心沒将儿念，儿在外一定要謹遵教言。
上前来拜二老去把路赶，（出門介）

（白）二老請回。

高 树：我儿前去。

高 欢：（接唱）

大丈夫展抱負拿云掀天。（下）

高 树：（唱哭音二六）

霎時間登阳关望儿不見

赵 氏：（接唱）

不由人一陣陣心中痛酸。

高 树：（接唱）

但愿得早把那狂敌击散，

赵 氏：（接唱）

到那时我的儿好回家园。（同下）

第二場 邊 亂

段 長：（四卒、高欢引上）

（念引）眼觀怀朔风云起，羽檄交馳旦夕聞。

（坐念詩）英雄勇敢憶當年，血染戰袍敵胆寒。

帝德封功同帶礪，平城坐鎮扫狼烟。

（白）本帥平城鎮將段長。以在元魏駕前為臣，現

因狂敌扰边，此間乃是我朝旧都，应当征調戍卒，保卫地面，昨日已将各处戍卒调齐，按营分派，内有北道村戌卒高欢，英勇可嘉，本帅将他选为左右卫兵，今当传令之日，高欢听令。

高 欢：候令。

段 长：本帅赐你令箭一支，令知各营将士，当此戒严之际，城門出入須要小心盘查，有事早稟本帅得知。

高 欢：得令。（同下）

婁內干：家院催馬前行！（上唱二六）

忽然間烽烟起令人惊恐，

婁李氏：（接唱）

但不知北道村能否安宁？

婁昭君：（接唱）

大难到說什么良田千頃，

婁 昭：（接唱）

盼朝庭发大兵即刻蕩平。

婁內干：老夫世襲真定侯之弟婁內干。

婁李氏：婁門李氏。

婁昭君：婁氏昭君。

婁 昭：婁昭。

婁內干：只因父侯去世，长兄襲爵，老夫性好清靜，独居北道村中，昨日接到兄候来信，言說狂敌犯境，势甚猖獗，令我携眷回返平城暫避，因此整頓車馬，由北道村起程，車輕馬快，远望平城就在目前，家院，馬上加鞭！（唱带板）

堞樓風卷映日紅，

婁李氏：（接唱）

巍巍帝闕在眼中。

婁昭君：（接唱）

快馬輕車不覺远，

婁昭：（接唱）

城廓依然又相逢（截）

家院：稟老爷，来到門首，有兵把守。

婁內干：我想此間乃是段長鎮守，家院。

家院：有。

婁內干：取出我的名帖，交他呈上鎮帥。

家院：是。軍士請了。

中軍：請了。那里來的？

家院：由北道村來的，這是我家主人的名帖，煩勞傳遞鎮帥。

中軍：你且少站。有請鎮帥。

段長：何事？

中軍：城外來了許多車馬，現有名帖，鎮帥觀看。

段長：哎呀！原是內干兄回來了。速快請上城樓休息。

中軍：是。我家鎮帥請婁大人、夫人、小姐、少爷同上城樓休息。

婁內干：段兄在那裡？

段長：內干兄回來了？（眾笑介）哈哈哈，看坐。終日車馬乏勞，暫請休息。

婁內干：我兒向前與你段伯父見禮。

婁昭君：拜見段伯父。（拜介）

段長：免禮看坐。昨日正與令兄盼望，預料三日必回，你我弟兄作別三載，賢侄女輩均已長大成人。

婁內干：弟虛度歲月，我兄坐鎮一方，為弟全家均受其賜！

段長：好說，請茶。

高歡：（上）稟鎮帥，傳令已畢。

段長：站下。

高歡：啊！

婁昭君：（注視高歡驚喜介）

婁內干：我兄鎮守平城，為國屏藩，真乃可欽可佩呀！

(唱二六)

帳下的众将士糾糾勇武，今日里可算得兵精粮足。
扰地方不过是跳梁小丑，怎敌得大將軍有勇有謀。

(截)

段长：仁兄过獎了！

婁內干：天色不早，为弟告辭了。

段长：为弟不敢屈留，明日登門拜候。

婁內干：告辭了，正是，不因烽烟起邊塞，

段长：那得城樓遇故人。（分下）

第三場 進諫

長樂王：長樂王子攸。

張普惠：諫議大夫張普惠。

鄭儼：兵部尚書鄭儼。

徐紇：下大夫徐紇。

張普惠：眾位大人請了。

眾：請了。

張普惠：聖上登殿，朝房侍候。

魏明帝：（上念引）九天闕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念詩）平代开基逾百春，普天庶物被恩綸，
不因累圣辛勤力，此日安能座宮宸。

（白）寡人元魏明帝在位。自从先皇寔天，寡人冲齡踐祚，母后臨朝，代理萬機，今當臨朝，寡人應與百官接見。常侍，宣文武百官上殿。

內侍：聖上有旨，文武百官上殿朝參。

眾：（上）參見吾皇萬歲，萬萬歲！

魏明帝：眾卿平身。

眾：萬歲龍體駕安？

魏明帝：朕身居九五，那有不安，眾卿都好？

眾：臣等上蒙聖恩賜福。

魏明帝：朕以冲龄踐祚，上賴母后代理，下有众卿輔佐，朕得居中精練，甚为欣喜，但軍國万机，总望众位各尽王务，朝事若有不妥之处，务須各尽忠言，匡朕不逮。

張普惠：臣諫議大夫張普惠有本呈奏。

魏明帝：我卿平身，归坐奏来。

張普惠：謝过万岁，臣蒙我高祖孝文皇帝，知遇之恩，历事三朝，每思我高祖以文德武功天下大治，迁都洛京，世宗享业，未久而崩，自圣上登极以来，太后临朝，远賢亲佞，任意驕奢，大兴土木，府庫一空，目下六鎮变起，狂敌作乱，邻国虎視耽耽，宮庭昼夜酣歌，臣夙夜恐惧，謹上諫章，乞我主上呈太后，速請节儉愛民，亲賢远佞，而安天下呀！

（唱七捶帶板）

望万岁准臣本采納忠諫，求太后施仁政挽救时艰。

臣受恩历三朝实非淺鮮，国家事覩成敗不得不言。

魏明帝：唉，張卿！（唱搖板）

听我卿奏此事句句中肯，真乃是三朝的柱石老臣。

进宮去見母后先拿本进，卿所奏必須要上行下遵。

（截）

（白）我卿所奏頗中时弊，朕此番进宮，务必要請母后依照此本章施行。常侍摆駕回宮。（下众隨下）

第四場 拒諫

胡太后：（上念）龙樓鳳閣，玉叶金枝。

（白）朕武靈胡太后在位，只因先帝寃天，主上冲幼，群臣請朕臨朝代理朝政，今当天子朝日，這般時候不見回宮，莫非大臣之中，有人向他挑撥，意在使他掌权，朕思大臣之中只有張普惠、元順二人，屢次与朕作对，今日如果在帝前奏事，大約不出他二人之手，哼哼！我自有主意。

魏明帝：（上唱搖板）

朝罢归来无別事，只將忠諫報母知。

（白）參見母后。

胡太后：我儿一旁坐了。

魏明帝：謝過母后。

胡太后：我儿今日为何退朝甚迟？

魏明帝：非是孩儿退朝太晚，只因諫議大夫張普惠在朝面奏許多要政，你儿覺得此人很是忠直，不愧三朝老臣，現有本章母后請觀。

胡太后：（望表介）此人也算忠正老臣，但这修造一层，也都快要完工，至于节儉二字，为娘当然依从，就是你年龄太幼，正是讀书求学的时候，不可因事分心，从今日起，我儿专心學問，俟再讀書数年，然后临朝任事，为娘也可放心退养了。

魏明帝：你儿遵命。

胡太后：（唱二六）

我的儿年紀幼精神有限，國家事万莫可常在心間。
等多讀數年書胸有識見，那时節兒任事娘心才安。

（留）

（白）我儿隨娘后宮午宴。（同下）

第五場 漢 婦

婁昭君：（上唱花音慢板）

在蘭闈思旧事愁有千万，无限的衷腸語難對人言。
这几日只覺得廢寢忘膳，把愁思比春潮夜夜增添。

（念詩）寂寞蘭闈自惜春，撫心缺少知音人。

灵犀一点須珍重，不是漁郎莫問津。

（白）奴乃侯門婁氏之女，小字昭君，只因今春狂敵犯境，隨父回往平城，一住數月，前日归来，誰想平城那些紈褲之家，托人問字于奴，并有許多俗

眼在旁羨慕，不是奴一时拿定主意，伯父与二老几乎允許，我想那日城樓遇見那一兵士，真正似出水的蛟龍，不知姓甚名誰？好不愁悶人也！

（唱花二六）

风尘中何許多庸夫俗眼，把目前富與貴當作英賢。
又誰知有伯乐驥驥方顯，智者語終難對俗人來言。

兰春：（上唱二六）

見小姐这几日愁眉不展，似有那衷腸語難對人言。
奴有心問情由將她奉勸，這也是主仆間理所當然。

（截）

（白）小姐自从平城回来，每日面帶愁容，不知所为何事？是我放心不下，不免問個明白。小姐万福。

婁昭君：終朝相聚，那里許多俗禮！

兰春：来么来么！她就可煩惱起來了！請問小姐，你因什么自从平城回來每日面帶煩惱，喫喫，莫非是婢子有什么不到之處，還望小姐明白的開導。

婁昭君：这个丫头，你我情同姐妹，有何不到之處？只因我有段最难告訴人的一件心事！

兰春：小姐平日行規步矩，事事遵守閨訓，有何心事不可告人？就是不可告訴別人，難道連小婢子都不可告訴嗎？請小姐把心事說出，婢子或能與小姐解此煩惱。

婁昭君：哎！兰春呀，我的心事嗎？你听！（唱花二六）
未开言不由人緋紅上臉，為关切終身事不得不言。
自今春在平城城樓歇緩，見一位小軍士鎮帥身邊。
觀器識知胸中抱負高遠，論才學似驪珠蘊藏深淵。
你看这烽烟起天下將亂，非英雄不能夠轉危為安。
二爺娘趨勢利眼光如綫，所注重無非是紈褲少年。
因此上你小姐屢與爭辯，誓不愿適庸俗夸耀目前。
这本是你小姐心中志願，是何人能與我計劃周全。

兰春：（接唱）

听她言才知曉胸怀高远，我小姐可算得女中英贤。
論氣度那兵士誠有可羨，难道說富貴家无此青年。

(白) 适才听小姐之言，婢子也知道你的志向远大，若說起平城那位少年，婢子也还略略記得，气相果真非凡，但就小婢想来，平城那許多富貴人家子弟，难道說就找不出他那样的人才？

婁昭君： 兰春，你可知道，那些富貴子弟大都坐享先人余荫，只知依富驕人，一經大变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自古大英雄大半出于貧困之家，还要受許多的磨折，方能出入头地。你小姐心中思想人生在世，就是身为女子，也要有一番自立的气向，即使不能遂志，亦当輔助男子建立功业，并傳不朽，也不枉虛度一世了！（唱花二六）

有石崇与王愷竞奢斗富，到后来一身事不知自謀。
見那个大英雄出于豪富，苦心志劳筋骨餓其体肤。

兰春（接唱）

这段話与小婢大开識見，我小姐讀經史非同等閑，
事到此必需要仔細打探，先訪知名和姓再談姻緣。

(白) 既是这样，小姐千万不可愁煩，待小婢慢慢想来。（低头想介）小姐我想他是个当兵的，必須寻个吃粮的方能打听得出来，待我前边去問那些老管家，看此間有当兵的沒有？

婁昭君： 你且問去。

兰春： 是。（下）

婁昭君：（唱搖板）

兰春聪明又灵俐，她与我朝夕兩相依。

命她去办这件事，大料想无有甚差池。

兰春：（上）小姐，这事有了眉目了。

婁昭君： 兰春，怎么个有了眉目了？

兰春： 婢子借軍務問老管家，是他言道，西邻高树之子才

由平城当兵退伍回来。奴不免去到高家借問平城軍務，打听一回，或者城樓那位兵士就是高家之子，亦未可知，小姐你看如何？

婁昭君：你去務要小心，倘一見面，如果就是那人，必須善為說詞，他若說出貧富懸殊的話兒，你便將小姐的志向告知與他，令他速請媒人來說，倘若还有什么為難之處，你便慨然應允，咱再設法資助，話要講的婉轉，万莫叫他將我輕視才是。

兰春：如此奴就此前去。

婁昭君：你去却是怎的問法？

兰春：小姐放心，凡事要見機而作。

婁昭君：好一个見機而作，收拾，快去！

兰春：遵命了！

婁昭君：（唱花音二六）

一朝要作百年事，

兰春：（接唱）

婢子大義不容辭。（同下）

第六場 說媒

兰春：（上唱花二六）

在深閨我奉了小姐言命，借問那平城事暗訪英雄。

（白）來到高家門首，待我輕扣雙鑊。

赵氏：（上念）午炊方着手，何人扣柴扉？

那里這位大姐，到此何事？

兰春：奴乃東鄰婁府丫鬟，到里邊再說。

赵氏：到此何事？

兰春：聞聽你家令郎才由平城退伍回來，奉了主人之命，來問平城的消息。

赵氏：原來如此，我兒回來言說平城軍務已息，現在平安無事，詳細嗎，須要問他。

兰春：如此請將令郎喚出，待我問個詳細。

赵氏：高欢走來。

高欢：（上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母親喚兒何事？

赵氏：這是婁府丫環姐，聞聽我兒退伍回來，他主人命他來問平城事件。

高欢：請在書房暫坐。

兰春：就在你少奶奶房子坐坐就是了，何必要到書房。

赵氏：少奶奶還沒娶呢？

兰春：啊哟，還沒娶媳婦呢！

赵氏：哎！皆因家貧教丫環姐見笑，小八年已二十，尙未婚娶。

兰春：好說了，豈敢見笑！

赵氏：請在書房。

兰春：老夫人請坐。

赵氏：老身正在造膳，一時就來奉陪。

兰春：你老人家請便，我只問几句話兒就走了。

赵氏：請坐，少陪。（下）

高欢：丫環姐請坐。

兰春：相公請坐。

高欢：請問丫環姐，問的平城什么事体？

兰春：只因我家主人乃是世居平城，今春因變亂曾回去一次，似乎在什么地方見過相公？

高欢：不錯，小生似乎在那里見過丫環姐一面。

兰春：是了，是了，奴記得在平城城樓上見過相公，不料想才是近在咫尺的緊鄰。

高欢：是的不錯，小生也記起來了，是在平城城樓上見過丫環姐的，那日小生也知道是近鄰婁府的寶眷，雖然近在咫尺，却是貧富懸隔千里，因此小生那日也就嗎？不便招呼，哈……！

兰春：說什么貧富悬隔千里，若不是近邻，奴今日怎么随便到此呢？

高欢：是的，可見人常說的亲不亲故乡人，远亲不如近邻，这其間总有一点不同。

兰春：奴今因是近邻，才不避瓜李之嫌，到此間事，出言当与不当，相公可莫要見怪！

高欢：丫环姐不必客气，有話尽管說來。

兰春：如此我先謝罪，哎！相公呀！（唱花音二六）

未开言只覺得有口难説，不由人羞答答紅泛海棠。
奴本是深閨女素慕高尚，今日里奉主命与君商量。
我小姐虽女流頗有志向，讀詩書重內則貞靜端庄。
因今春在平城見君貌相，識英雄于貧困自負眼光。
惊鴻鵠君未將大翅展放，似蛟龍无云雨尚伏池塘。
因此上不愿那王侯將相，愿将她終身事托与君旁。
望相公稟父母免冰說項，我小姐在暗中自作主張。
这本是我小姐心中志向，今遣婢从权变与君相商。

高欢：（接唱）

听她言不由人欽佩仰慕，深閨女識英雄困辱泥途。
怎奈我家四壁齐大非偶，焉能够慕风雅詩咏雎鳩。

（白）听你之言，已知你家小姐深情厚意，令人欽佩感激，但我高欢一貧如洗，即稟知父母，也无人敢与我这样贫穷之家去向侯門求婚，此事万难做到，请丫环姐回稟你家小姐，小生实在辜负了她的雅意！

兰春：相公，这貧穷二字，你且沒要提起，如今我先問相公你的心意如何？

高欢：若問小生的心意吆，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有不允之理，只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这婚姻之事嗎！唉……，这……

兰春：相公不必忧虑，如蒙应允，待我回家稟明我家姑娘，我家姑娘必有饋贈，这点小事，相公不要在心！

高 欢：唉，縱然小姐怜我貧窮，有所饋贈，只是我怎好消受？
再說此事若被你家老爷夫人知曉，那又如何得了！

兰 春：此事不必相公耽心，我家老爷夫人待我家小姐如同掌上明珠一般，相公如果托人来府求婚，我家小姐当然要在父母面前露一点心意，况在平城已拒絕了許多富貴之家，我老爷夫人也只好由她，如今只要相公稟明父母，央媒去說，这段婚姻，必然可成，相公請莫迟疑，我便告辭了！（唱二六）
望相公請媒人来府說項，天緣定自有那佳偶成双。

高 欢：哎丫环姐呀！（接唱）
論門第与富貴悬隔天壤，怕的是反惹人大笑一場，
哎难呀！

兰 春：你莫求焉知其难？

高 欢：是是有求！

兰 春：必应。哈哈……（下）

高 欢：哎！好呀！（接唱）

风尘中識英雄果算奇女，稟二老托紅媒去把亲提。
(下)

第七場 拒 婚

王 媚：（上唱二六）
与人家作合百年事，胜造浮屠高七級。

（白）老身王氏，販賣花綫为生，日每来往大家閨閣，昨日高老夫妻一再托我与他儿子高欢去向婁府求亲，是我言道你兩家貧富相差太远，他說婁府专选儿郎不論家資，我想他二老平素不隨便說話，况那高欢又是人人称赞的好汉子，不免去到婁府說亲一回，說說話話來到婁府門首，（院子暗上）張大爺請了，你家老爷夫人可曾早宴？

院 子：老爷夫人現在后庭。

王媽：煩勞通稟就說我來了。

院子：有請老爷夫人。

婁內干：桃花含宿雨，

婁李氏：柳絲更朝烟。

婁內干：何事？

院子：王媽求見。

婁內干：命她進來。

院子：你是熟人自己進去。

王媽：見過老爷夫人。

婁李氏：王媽來了，帶有什么好花好綫，后邊與小姐去看。

王媽：夫人容我斗胆，老身今日特為小姐提說婚事來了。

婁李氏：既是這樣、一旁坐了。

王媽：謝過老爷夫人。

婁內干：你既與我女兒說媒，但不知說的是那一家？

王媽：老身我先告罪，我說的並非仕宦之家，就是那人稱高御史之孙二官人，高樹之子高欢，聞听府上只選九郎，不論家資，因而才敢前來提親。

婁內干：哼！你太得混賬，莫不是看我的女兒无人問字，特來拿這當旁兵的要笑于我！

婁李氏：王媽，你在我家來往多年，今日為何如此荒唐！

王媽：老身錯了，望老爷夫人息怒，當真失言！（起身出門介）哎，丟人，哎，丟人！（下）

婁內干：平白叫人奚落，令人好不生氣！蘭春，有請你家小姐！

蘭春：是，有請小姐。

婁昭君：（上念）蘭春去傳信，不見轉回音。

（白）爹爹何事喚兒？

婁內干：那旁有坐我兒坐了。

婁昭君：孩兒謝坐。

婁內干：只因前在平城，有許多王侯貴族求婚均被你拒絕不允，所以外面才惹出這些只選九郎不論家資的話來，